

SHAQ UNCUT

MY STORY

未剪辑的沙克

奥尼尔自传

[美国]沙奎尔·奥尼尔 杰基·麦克穆兰 著 谢泽畅 陈璐 译

译林出版社

SHAQ UNCUT

未剪辑的沙克
奥尼尔自传

[美国]沙奎尔·奥尼尔 杰基·麦克穆兰 著
谢泽畅 陈璐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剪辑的沙克: 奥尼尔自传 / (美) 奥尼尔 (O'Neal, S.),
(美) 麦克穆兰 (MacMullan, J.) 著, 谢泽畅, 陈璐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2.5

(传记译林)

书名原文: Shap Uncut: My Story

ISBN 978-7-5447-2646-7

I. ①未… II. ①奥… ②麦… ③谢… ④陈… III. ①奥尼
尔, S. —传记 IV. ①K837.125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4850号

Shaq Uncut by Shaquille O'Neal with Jackie MacMullan
Copyright © 2011 by Mine O'Mine, Inc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,
New Yor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
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Yilin Press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118号

书 名	未剪辑的沙克: 奥尼尔自传
作 者	[美国] 沙奎尔·奥尼尔 杰基·麦克穆兰
译 者	谢泽畅 陈璐
责任编辑	陈 叶
特约编辑	许 昆
原文出版	Grand Central Publishing, 2011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8.5
字 数	205千
版 次	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2646-7
定 价	39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谨以此书献给菲利普·哈里森和露西尔·奥尼尔，是他们塑造了我的篮球生涯，还有我的人格。

——奥尼尔

谨以此书献给我英年早逝的妹妹凯伦，她对于生命的热爱，丝毫不亚于奥尼尔。

——麦克穆兰

致 谢

我要向塔希拉、阿米拉、米阿拉、沙齐尔、沙里夫和迈尔斯表达谢意，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每天早晨都能带着微笑起床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奥德萨外婆、伊尔玛祖母，还有哈里森祖父，希望你们在天堂也能看到这本书，正如你们一如既往地守护着我一样。我还要向整个奥尼尔和哈里森家族、戴尔·布朗、麦克·帕里斯、杰罗姆·克劳福德、佩里·罗杰斯、柯林·斯密顿、辛西娅·阿特伯里、乔·卡瓦莱罗、丹尼·加西亚、安东尼·豪尔、马克·斯蒂文斯、艾米·马丁、德里克·马莱特、威尔·哈登、小托米·约翰逊、伊芙琳·胡瓦尔、戴恩·胡瓦尔、卡普莱斯·胡瓦尔、肯·拜利、阿莱克斯·科南特、德韦恩·戴维斯、迈克尔·马莱特和尼克·亚历山大表达谢意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予我的照顾。还有洛杉矶港口警察局局长罗纳德·J.博伊德、迈阿密海滩警察局局长卡洛斯·诺里嘉及亚利桑那州滕比市警察局局长汤姆·里夫，我要感谢你们对我的训练，还有给予我的充分信任，使我能有幸成为执法队伍中的一员。同样，我还要感谢杰基·麦克穆兰，你付出不懈努力，帮助我清晰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还有你，大中央出版社的里克·沃尔夫，谢谢你，做出了一本很棒的书。

——沙克

感谢大中央出版社的里克·沃尔夫的出色指导，感谢整个大中央出版团队，尤其是琳达·达金斯、梅雷迪斯·哈格蒂、戴维·帕尔默、鲍勃·卡斯蒂洛、弗拉莫尔·托努兹以及他们出色的销售团队。感谢杰伊·曼德尔，正是有了你，这本书的出版面世才能成为可能。感谢乔·卡瓦莱罗、丹尼·加西亚、迈克尔·帕里斯、杰罗姆·克劳福德、辛西娅·阿特伯里、柯林·斯密顿、佩里·罗杰斯、尼科尔·亚历山大和阿莱克斯·科南特，让我走进你们的世界。还有露西尔·奥尼尔，在谈论你的大儿子时，你身上和蔼可亲、乐于助人、激情四溢的品格显露无遗。我的谢意同样还要送给一百多名奥尼尔的教练、队友、总经理和球队工作人员，他们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内幕故事，尤其是戴尔·布朗、菲尔·杰克逊、布莱恩·肖、加里·佩顿、丹尼·安吉、道克·里弗斯、凯文·加内特、杰里·维斯特、斯坦利·罗伯茨、韦恩·希姆斯、丹尼斯·特雷西、赫伯·摩尔、阿隆佐·莫宁、丹尼斯·斯科特、迈克·德安东尼、詹姆斯·波西、帕特·威廉姆斯和扎伊德鲁纳斯·伊尔戈斯卡斯。感谢伊恩·汤姆森，你既是一名出色的宣传者，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。我还要谢谢Ya Ya's——加尼斯·麦基翁、贾恩·卡瓦诺·史密斯、伊丽莎白·德尔文、伊莲·基弗、瓦尔·拉塞尔、阿尔林·圣昂吉、格莱彻·霍夫曼和帕蒂·菲尔宾，你们的和善和慷慨总是让我为之叹服。感谢艾琳·巴莱特、莫奈特·尤因、里兹·道格拉斯和斯蒂凡尼·拜尔德，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。还有博伊尔家族的所有成员，不论你们身在何处，是远是近。上天垂青，让我拥有一对如此伟大的父母—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·麦克穆兰，还有我的妹妹苏·蒂陶以及她可爱的家人——薇妮、茱莉亚和克里斯多夫。感谢“妙事”篮球队，希望我们永远彼此支持。在这里，我还要向我的丈夫迈克尔表达爱意，当然也少不了孩子们——阿里森和道格拉斯，无论何时，因为这本书的原因妈妈不在身边，他们依然如此乖巧，通情达理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沙奎尔·奥尼尔，他是我所遇见的最为慷慨大度

的运动员，同时，也是他自己这个时代中最令人着迷的超级巨星。

——杰基·麦克穆兰

作者前言

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曾在新泽西纽瓦克的男孩女孩俱乐部运球，希冀有朝一日能成为J博士或者“魔术师”约翰逊一样的人物。

回家之后，我又梦想着成为一位有名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，放放唱片，和音乐圈子里最有名的饶舌歌手们整日厮混在一起。

到了晚上和朋友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又幻想做个电影明星或者人气演员，就是那种总是能泡到漂亮姑娘，实现童话般完美结局的家伙。

有多少人敢说，自己大部分的梦想都已经成为现实？但我很确定，自己就是极少数幸运儿中的一个。我曾经是一位NBA巨星，出过黄金甚至白金唱片，在好几部电影里出演角色，上过《周六晚间直播》，还有过属于自己的真人秀。

大多数NBA球员退役之后，他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已然成为过去，而我觉得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尽管我热爱篮球运动，但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定义我一生的唯一事业。

我总是梦想不断，而且都是这样野心勃勃。确实，有那么一些日子，我也觉得这些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；也有一段时间，我因为身高、口吃、笨重而饱受讥笑；还有那么一些时候，我和错误的人在一起，做了不少错误的决定。高中一年级，我被校队裁掉，我躺在房间里，精神几近崩溃，甚至怀疑是否还有机会证明自己。

我的一生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。你看到的我是个七英尺一英寸、总是平易近人、性格开朗的大个子，你或许会想：“他已经得偿所愿啦。”

好吧，我承认有时候的确是这样，但有时候却并非如此。我也曾怀疑过，恐惧过，失望过。别人寄托在我身上的期望，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而我对自己的期望，也犹如千斤重担，几乎将我摧毁。

在过去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，人们一直在仔细探究我的世界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为人处世的立场究竟怎样，大家各执己见。对我而言，有些正面积极，有些则很伤人。

现在，到了沙奎尔·奥尼尔自己为你们揭开他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敞开心门，让你们走进我的世界，带你们重走我的成长之路。这段旅程，不仅使我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，也塑造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
其中的一些片段很可能让你们发笑，也有一些会让你们落泪。

大家总是说，我这个人，是个传奇人物。

这一次，让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，笑骂评说，悉听尊便。

沙奎尔·奥尼尔

2011年夏

加利福尼亚州，洛杉矶
NBA西部决赛第七场
2000年6月4日

波特兰开拓者队员大踏步地走向板凳席。在这场成王败寇的西部决赛第七场，三节过后，他们已经取得了71:58的巨大领先。而曾发誓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对手，闯进NBA总决赛的湖人，此时此刻，大有牛皮吹破惨遭淘汰的危险。

湖人主教练菲尔·杰克逊在球场上召集助理教练们开会，而沙奎尔·奥尼尔和队友们则一屁股瘫坐在板凳上静静等待。

对于这个时刻，杰克逊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的对策非常简单：“当一切陷入混乱时，就躲进你的‘避难所’吧。这是个人脑海中的一个形象，或是一段记忆，能够带来安宁、快乐和心态的平和。”

“沙奎尔，”杰克逊接手湖人主教练一职之后不久曾经问奥尼尔，“你的‘避难所’在哪里？”

“当我的外婆奥德萨坐在摇椅上时，她的膝头就是我的避难所。”这个大个子回答道。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想？”

“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，每当我调皮捣蛋，或是做了什么蠢事，挨老爸一顿暴揍之后，她都会找到我。

“老爸一停手，她就偷偷溜进我的房间，塞给我一块磅饼，一边晃着摇椅，一边说：‘没事了，宝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’”

6月4日的那个晚上，不知所措的沙克在板凳上坐立不安，任凭倍受打击而暴怒不已的洛杉矶球迷肆意地用嘘声折磨他的耳膜。涌进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如果湖人在这个系列赛中惨遭淘汰，他很清楚谁会受到指责。

肯定是他自己，就像当年在奥兰多经历的那样，那时候，距离赢得一切，他们只差一步。

绝不能重蹈覆辙！奥尼尔闭上双眼，眼前浮现出奥德萨外婆的身影，就像菲尔·杰克逊教他的那样。外祖母柔和的嗓音、温和的笑容，还有她那平抚人心的言语，一时让奥尼尔恍恍惚惚出了神。

在老将里克·福克斯的刺激下，湖人渐渐从混乱的局面中恢复过来。他朝队友们大喊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？这一切难道就要这样结束？”

不，“大块头”告诉他们，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

比赛还剩下10分28秒，波特兰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5分了。整个晚上，一直受到对方双人甚至是三人包夹的奥尼尔终于在此时爆发，杀出重围，狠狠地将皮球灌在他们头上。这一下掀起了湖人连下15分的进攻小高潮。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逆转已然拉开帷幕，标志就是奥尼尔的又一记重扣，这一次，给他传球的是科比·布莱恩特，后者缓缓地将球抛出，划出一道高高的弧线，简直是大师般的助攻。

通常，在奉献如此霸气十足的表演后，沙克会面无表情地转过身，一路小跑回

到本方半场，好像是在宣告：这是我的地盘，我就是要这样打败你们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他一边在球场上疾速狂奔，一边兴高采烈地将手指高高地伸向空中，嘴张得大大的，铜铃般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

奥德萨外婆说得没错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当年外婆管我叫肖恩，而不是沙克，更不是“大柴油机”、“大亚里士多德”、“大仙人掌”或“大三叶草”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孩，整天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内的各个社区乱跑，得有人盯着才行。

我从小块头就很大，但那时候还是个孩子，身边几乎都是女人，不是外婆，就是薇薇阿姨，或是妈妈。每当她们看到那些毒品贩子鬼鬼祟祟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时，总是冲出门外，告诉他们赶紧滚开，还会警告他们最好不要招惹她们家的肖恩。有一次，他们中一个形容猥琐的家伙和我聊天，薇薇阿姨几乎是飞奔出来，拳头像雨点般砸在他身上。

“离他远点！”她一边喊着，一边不断地用拳头打他的后背，“这孩子将来可是职业球员的料！”

我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，妈妈一直这么跟我说。

我将来一定会像超人一样受万人景仰。

我的全名是沙奎尔·拉肖恩·奥尼尔。我的妈妈露西尔·奥尼尔在生下我时是个单身母亲，怀孕时只有十七岁。我一直都搞不懂妈妈为什么给我起了个穆斯林的名字。我猜，或许是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弃儿，又或许是觉得没有人喜欢她吧。“沙奎尔”的意思是“小家伙”，“拉肖恩”则是指“勇士”，那么我就是她的小小勇士。我和妈妈将对抗整个世界。

我的外婆奥德萨·查姆布利斯是个笃信基督教的妇女，所以她坚持叫我“肖恩”。她总是对我说：“相信自己。”奥德萨的嗓音总是很低沉，就像我现在说话一样，她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。

奥德萨外婆一副虔诚女教徒的样子。总穿着裙子，从来不骂人，也从不大嗓门说话，身边总带着本《圣经》。我几乎没见过她真正的头发，因为她时刻都戴着拳曲的假发。

外婆是个爱做梦的人，而且她也要我明白，做梦是件天经地义的事。和外婆在一起，永远都是那么有安全感。当然，她也常常悄无声息地跑到我身边，喂我吃鱼肝油。我讨厌那玩意儿，但她却很依赖那种东西，而且非常确定，它包治百病。我常常倒一大碗特里克斯牌麦片粥，刚准备埋头大吃，她却在我眼皮底下飞快地舀了一勺鱼肝油倒进去。一顿完美的早餐就这么毁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也闹不清为什么我的姓和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。妈妈和爸爸分别是露西尔和菲利普·哈里森，但我却是奥尼尔。这算怎么回事？后来我才知道，“奥尼尔”是妈妈的娘家姓。她和菲利普结婚后，就开始用丈夫的姓，但她却让我随了她的娘家姓。我想，其实我也不怎么在乎，但是有一天，学校里有位老师问我：“沙奎尔·奥尼尔？你的姓怎么和你爸爸不一样？”我答不上来，就跑到妈妈那里问个究竟。

她觉得是时候让我见见我的生父了。他名叫约瑟夫·托尼，当时我应该是七岁吧，还记得他个子高高的，是个长相不赖的家伙，但是他跟我几乎没有什么话讲。他们说，他曾经有一个赚奖学金去西顿霍尔大学打球的机会，却因为他染上毒瘾白白浪费了。

我们见面的那天，他很客气，说：“最近怎么样，小子，过得还行吧？我是你老爸。”听到这些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在我家里，还有一个确确实实遵守着为父之道的男人。是菲利普·哈里森给了我挡风遮雨的居住之所，还有很多玩具。哪怕我在外面惹是生非，也能安然渡过难关。如果你是个孩子，你只会关心拥有的东西。所以在我见过“亲生”父亲之后，我和妈妈又回到了菲利普身边。对我而言，他才是我唯一在乎的老爸。

我们住在纽瓦克一处贫穷的街区，黑人无处不在，而且环境恶劣，罪案迭出。如果你是个毒品贩子，在这里就算是找到了天堂，因为对这些混蛋们来说，

在这里只要手头有货，就不愁没有销路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纽瓦克暴乱已经过去了五年，但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对此记忆犹新，每每谈起，口气都异常严肃。

众所周知，暴乱始于一个名叫约翰·史密斯的家伙。没错，当年爱上宝嘉康蒂的英国人也叫这个名字，只不过这次的倒霉蛋是个黑人出租车司机。他在第十五号大街上超了两名警察的车。这两名警察是白人，他们拘捕约翰·史密斯的理由是他超车时轧上了双黄线。史密斯被他们拖进警察局，而仅隔一条马路，对面就是海耶斯贫民聚居区，这里的居民亲眼看见警察一边拖着史密斯，一边对他拳打脚踢，他们甚至相信，这些白人警察正打算干掉黑人男子，而他只不过是违章驾车而已。

人们一下子就炸开了锅。

在接下来的六天时间里，纽瓦克变成了战场。到处都是骚乱、枪击、抢劫。每天都有人朝窗户扔石头，在汽车顶上乱踩乱踹。贫穷、愤怒、毒品和不平等，这些都在这一段时间里尽显无余。

我的父母就经历了这段时期。因为外面太危险，他们根本不敢走出家门。在这场暴乱中，有些亲友无端丧命，还有几位叔叔、兄弟莫名其妙地被警察逮捕，扔进监狱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几乎没有和我谈论过有关“种族主义”的话题。在我所成长的家庭里，白人不是敌人。我的父母从没有这么想过，他们也没教我憎恨任何人，哪怕是亲眼目睹了一切之后也是如此。

再说了，我当时只有八岁，你觉得我会在乎纽瓦克暴乱？我满脑子就想着怎么搞到一块滑板。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家里很穷，只知道这个要求不算过分。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搬家，因为常常连房租都交不起。一个年轻的六口之家，妈妈总是劳心费力地用罐装食品给我们做鸡皇餐果腹。我们吃了太多太多小香肠、

豆子和面条，尤其是面条。我总是饥肠辘辘，但我想恐怕是因为我块头太大。每天早上一睁眼，感觉好像我又长高了几英寸。

这就带来了大麻烦，原因有二：鞋子和衣服。我不断长大，所有鞋子和衣服都很快不能穿了，就只好穿着同一套行头上学，因为囊中羞涩的大人们没法不停地给我买新衣服和新鞋子。我听到别的小孩说：“嗨，狗崽子，你昨天不是也穿着这件T恤吗？”

我长成一个大块头，没人觉得意外。我的生父个子很高，妈妈也有六英尺二英寸。露西尔·奥尼尔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对我的关怀真是时时刻刻，无微不至。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她就学会了坚强。生活对她来说，并非事事如意，所以为了保护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，她总是竭尽所能，以免我沾染任何恶习。

妈妈很清楚，比周围的人个子高其实是一件很头痛的事，她自己小时候就经历过诸多不便，但是为了我，她只得再来一遍。

比如，妈妈每到一地，必定会把我的出生证明带在身上，没有人相信我块头这么大却只有九岁。不管是公交车司机、地铁列车员还是麦当劳柜台后的收银员，都是如此。难道就不能让一个小孩安安静静地吃一顿开心乐园餐？

其实早在五六岁的时候，就有人不断取笑我的身材了。我还记得有一天，我走在大街上，有个小孩叫我“大脚板”。我低头一看，发现他说得没错：我的球鞋实在太大了。

年纪再大一点之后，我得到了更难听的绰号：大脚野人、疯奎尔、大猩猩沙奎尔。我特别不喜欢最后一个，所以想出一些办法对付这帮家伙，比如学习怎样让自己更有趣，以便让别的孩子站到我这边，或者干脆狠狠揍他们一顿。

这两招我都用上了。

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一定要对一些小事也有所把握，那些寻常

人能做的事情，我也必须会做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材上，所以我就开始学跳霹雳舞。我很喜欢跳舞，我的双脚很灵活，所以我的舞步不赖。当年我们参加了很多比赛，我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舞者。我能原地转圈、头顶倒立旋转，反正只要是电视上那些黑小子们会跳的，我也样样精通。正由于我舞跳得很好，小伙伴们都忘记了我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，他们开始叫我“沙克舞郎”，因为我的舞步确实很好看。

我一直在跳舞，大家都很爱看，我也乐在其中。但有一次跳舞的时候，我伤了膝盖。伤势很严重，我只得去看病，医生说我得了—种名叫“奥斯古德—施莱特”的病，而这种病常见于那些长得过快的孩子身上。

回家以后，我告诉老爸我得了奥斯古德—施莱特症。他给了我—拳，说：“你得了什么奥斯古德病！就是因为你总是跳什么霹雳舞，这才是你膝盖受伤的原因！”就这样，我的屁股结结实实挨了—顿揍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老爸总是打我，要是我干了什么错事，他就边打边说：“你要当带头大哥，别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屁颠屁颠的。”我真的很怕老爸，他总是打我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他打得毫无道理，我纯粹就是该打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我走上正道。我敢发誓，如果不是他的棍棒教育，我现在恐怕就得蹲在牢里，甚至更糟。要不是老爸—直陪在我身边，我就不会成为今日的沙克，或是“大柴油机”，或是任何一个我为自己创造的角色。

菲利普·哈里森—直都是副军人做派，他的朋友们叫他“屠夫”，而我的朋友都管他叫“长官”。他是个非常非常讲究纪律的人，—切都必须按照他的方式执行，没有商量余地。

但颇为讽刺的是，在他的军旅生涯中，正是这种做派让他备受伤害。他曾经是位操练军士，但是屡次和别人对着干，还—定要压人—头，所以后来被降了